新石頭記/第04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新石頭記

◀上一回

第四回　慧神瞞下問啟新知　呆霸王酣酒呈故態

下一回▶

　　卻說寶玉正和包妥當說的高興，猛聽得頭上「嗚嗚」的一聲怪響，嚇了一跳。包妥當道：「到了鎮江了。」寶玉正要問時，又聽得「嗚嗚」的響了兩下。寶玉道：「這是什麼東西在那裡叫喚？」句妥當笑道：「這是放汽筒，因為到了碼頭，招呼前面小船讓路，以免碰撞之意。」寶玉這才明白。包妥當又指給他看，這邊是焦山，那裡是金山。此時已經入黑天氣，遠望鎮江萬家燈火。一會兒靠了萬船，就聽下面人聲鼎沸起來。寶玉回頭忽見自己住房亮了，說道：「沒看見人進去，這個燈是誰點的？」包妥當笑道：「這是電氣燈，不用人點，自亮自滅的。外國人真是巧心思，這都是他做出來的。」寶玉道：「正是。要問你，剛才我看見兩個人，那打得異樣的，不必說了；那副面目也狠奇怪，黃頭髮，黃鬍子，綠眼珠子的，可是外國人？」包妥當道：「此刻我見那兩個，想來也是西洋人了。他們到底有翅膀麼？」包妥當道：「那里人會長出翅膀來呢。不過他們畫的畫兒，多有畫出翅膀的，說個還是他們的菩薩呢！」寶玉笑了笑，又道：「那兩個外國人在船上做什麼？」句妥當道：「這是駛船的。還不止兩個呢！總共有五六個。」寶玉道：「這個船是外國人的麼？」包妥當道：「這是昭商局的船，是中國的。還有那『怡和』、『太古』兩家，便是外國的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既是中國的船，為甚要用外國人駛？」包妥當道：「中國人不會駛呢。」寶玉搖頭道：「沒有的話！外國人也不多兩個眼睛，也不多兩條膀子，有什麼不會的？不孝罷了。」包妥當道：「只怕心眼兒不及他呢。」寶玉道：「但凡是個人，心眼兒總是一樣的。不過有一種人被一種嗜好迷住，

不得開罷了。還有孔子說的：『人一能之，己百之；人十能之，己千之。』那裡有孛不會的孛問呢？咱們不趕早孛會了，萬一他們各咱們不對起來，撒手不乾了，那就怎麼好呢？這麼大的船，不成了廢物了麼？」

正說著時，只見焙茗笑嘻嘻的走過來，遞一個小匣給寶玉道：「這又是一個樣兒的，心咱們頭回看見那個大些。頭回那個，三個公一匣，這個要化四文。我才在底下買的，給爺瞧。」包妥當一看，原來是一匣猴牌洋火。便笑對焙茗道：「這是洋火呀！你沒見過麼？」焙茗道：「我頭看見的匣子，比這個小，那小棍上，是黏著紅點子的。」寶玉道：「氣擦一枝瞧。」焙茗擦了一枝。寶玉道：「這個擦起來不響，著得比個快。」又問包妥當道：「這東西也是外國人做的麼？」包妥當道：「前是外國來的，這個是日本來的。聽說還是中國人在那邊造起來的。此刻算他最好，銷路也大。有人說，他一個禮拜，要造一萬箱，每箱可以賺一元銀呢。」寶玉道：「一箱有多少呢？」句妥當道：「這可考住我了，銷路也。大有人說，他一個禮拜，要造一萬箱，每箱可以賺一元銀呢。」寶玉道：「一箱有多少呢？」包妥當逆：「這可住我了，多少我不得而知。那箱子大約有半個八仙桌子大罷咧。」寶玉道：「那個小匣子的呢？」包妥當道：「那是上海做的。有『燮昌』、『華昌』、『烈昌』好幾個牌子呢。」寶玉道：「中國人做的，還是外國的呢？」包妥當道：「是中國人做的。此刻漢口、湖南，也有人做了。」寶拍手道：「是不是呢！我說沒有孛不會的事情。這麼個小巧東西也孛會了，那駛那裡有孛不會的？房裡去坐罷！這會有點了。」此時船已開行，兩個同到房裡，又談了一會，包妥當別去。一宿無話。

次日清早起來，洗過臉，細崽送過一杯茶，又是兩片松糕似的東西，旁邊抹上一塊黃澄澄的像是豬油；又是一個盤子，放著兩片火腿，兩個半生熟的雞蛋。玉不像昨天那樣忐忑了，拿起刀叉吃了，又喝了茶。又出來閑望一回。包妥當又走了來，說道：「你老人家起來好早！這回船走的快，上十點鐘就好到上海了。」又閑談了一會。又帶著寶玉到下房艙、各處看一遍，仍復上來。

不一會，已到吳淞口。包妥當按著旗式，指給寶玉瞧：「這是英國兵船，這法國兵船。」寶玉吃驚道：「這麼大的兵船，麼打仗呢？」包妥當道：「利害著呢！我沒見過。聽見說，那種大炮放起來，打好幾十里呢。」寶玉道：他們的兵船，為甚到咱們家來，唑道咱們打仗麼？」包妥當又指著兩道：「這是『海籌』，這是『海容』，都是中國的。」寶玉道：「是不是呢？你昨兒說中國人心眼不及國人，孛不了這個。怎麼兵船又中國人駛的呢？但是這個船麼要用外國人駛，我可不懂了。」包妥當道：「是，是。你老人

家明見。」

寶玉沿路眺望，包妥當一一指點道：「那裡是紗廠，那裡是佈局，那裡是自來水廠。」正說著，只見一縷濃煙，遠遠如飛過去。包妥當道：「那是火車。」寶玉道：「也是用機駛的麼？」包妥當道：「寶玉拍手笑道：「果然。我到了船上來，就想著水上有了這種船，陸上也該有這種車才對呢。」

談談說說，船已傍了碼頭。船已了碼頭。包妥當代招呼著行李，僱了東洋車。送玉主僕兩個到了長寸。揀了估潔淨房間，焙茗設好了，自在外半安息。一會茶房開上飯來吃過。包妥當進來道：「你老人家要多住一兩天了，這兩天沒有天津船開。有一隻『保定』，要到大後天才開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戶麼把個地名做了船名這倒別緻。」包妥當道：「『太古』的船，都是取的地名。」寶玉道：「招商局有船到天津嗎？」包妥當道：「有。」寶玉道：「招商局有到天津嗎？」包妥當道：「好，好，那麼你老人家就等『祈裕』罷。『新裕』這個船，是天字第一號的好船。現任兩廣總督李鴻章李中堂還贊他呢。你老人家索性等他罷。在這裡上海多頑兩天也好。對不住，我還有點小事，少陪了。」說著，告辭去了。

剩了寶玉一人，獨在內房，甚是寂寞，要想出去逛逛，又苦于不識路。無可解悶，只得又拿起《紅樓夢》來看。把頭回不甚經意的地方，都補看了。但是，不看猶可，一看了，便心神倣佛，猶如做夢一般，自家也說不出那個情景來，悶悶昏昏的過了一天。

吃過晃飯，掌上燈，躺了一會。只聽得街上仍是車馬紛馳，鬧的睡不著。正在無聊之時，忽聽得隔壁房內一陣跺腳、拍桌子的聲音，又聽得有人大罵：「忘八羔子！瞎了你娘的眼睛，灑了你爺一腳的開水。」聽得這聲口好熟，好像是個熟人。然而仔細想想，生平卻沒有這麼一個撒村的朋友。忽又聽一陣大罵，一陣腳步聲響。連忙起來，走到外間，只見焙茗已在門口觀看。寶玉看時，那跑的人已經跑過了。卻是一個茶房在頭裡跑，一個趕著要打。焙茗道：「這趕的人十分面善，不知是那一位爺卻想不起來。趕出來看時，他又跑出去了。」焙茗想了一想道：「哦，是了！是薛大爺。」寶玉聽見，便外去看。走到樓梯旁邊，只見一個人，按著一個茶房亂打。仔細一看，正是薛蟠。因叫道：「不要打了！有故人奉訪。」

薛蟠抬頭一看，怔了一怔，道：「咦，寶兄弟，你也跑上海來了？好，好，咱們違教好久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過來拉手。玉覺得他滿容，說起話來酒氣撲人，知他又喝醉

了，拉著他到自己房裡。焙茗迎面請了個安。薛蟠笑嘻嘻的道：「好，好小子，還跟著你二爺呢。」走到裡間，抬頭一看，這屋裡一點兒陳都沒有，怎麼住得下！我可不坐了。來，來，你到我那邊瞧瞧去。」不由分說，拉了寶玉就走。

走到隔壁房裡。只見滿眼紅光。原來四壁用大紅底金花的花的花紙糊了。牆上掛著穿衣鏡、自鳴鍾；桌子上棋七八擺了許多不大認識的東西。薛蟠讓寶玉在牀上坐下。寶玉看那牀時。又是不曾經見的，拉了寶玉就走。寶玉看那牀時，又是不曾經見的，用細竿兒支起來，那帳也另是一個樣子。寶玉坐下，因問道：「好多日子不見了，是幾來的？」薛蟠道：「我還沒問你呢。你老子都說你做了和尚了，怎麼又跑到這裡來？你到底做了幾年和尚，幾時還的俗？」寶玉道：「我何嘗做幾年和尚！不過打了一會兒的坐，就想著家，要回去。偏偏辦子沒了，所以養了一年多發才出來。昨天動身，今天到的。這個就是我的經歷了。」薛蟠道：「好奇怪！我自從鬧事之後，就沒見著你了。後來遇赦回來，沒有過得幾天，就和我媽拌了嘴，是我賭了氣，約了幾個朋友，帶了酒菜，到錦秋墩去逛陶然亭。誰知吃醉了，就在那裡睡著。也不知睡了多少時侯，及至醒來，卻是傾盆大雨。那些朋友都不見了，卻另有一伙人在那裡避雨。那雨又下個不止，慢慢的就同那一伙人說起話來。誰知他們都是到南邊辦貨的。我回頭一想，我和媽賭氣出門時，便打算不回家去，所以把幾十兩金子，百把顆珠子，帶在身邊。此時正合我意，就和那行人打伙兒出京。好怪的事，我只睡了一覺，不知什麼時候，做出了那個什麼火車兒，機靈得狠，跨上去坐了。吱溜的一下兒，就到了天津衛。還坐了什麼火輪船，三就到上海。這個地方好得狠，我這兩年，販些貨，狠賺錢。只有前回販些書，折了本。此刻的書，還沒銷完呢。」寶玉聽到這裡，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道：「我拿一樣東西給你看，你等一等。」說著，去了。

不知寶玉要拿什麼東西給薛蟠看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